



乡情月影

辛芸 著

在纷纭的物欲世界里为我们的精神找片土壤
不求开花结果只希望展示——生命曾经绿过

哲
思
散
文
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



辛芸

本名张彬荣，笔名辛芸、叶韵，女，宝瓶座。三十多年前，出生在秦地渭北旱原柿子之乡富平县一个傍山缺水的小村庄。家乡贫陋，习学风盛，黄毛丫头，终得脱身出生，跻身城市喧嚣。曾经东征寻梦，终是西返无功。现供职于渭城传媒，担任记者、编辑，采撷百花，酿造蜜露；交错光音影，编辑七彩梦。心拥明月松涛，跋涉红尘之中，感悟自然风华，品鉴九流慧英。平时不大扎堆闲聊，也不三姑六婆结缘，喜好游历身无闲，钟情码字写心篇。亲朋谓：辛芸原是一书迷。

责任编辑：赵波 ■

封面设计：邓力军 ■

乡情月影

辛芸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情月影/辛芸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680-382-3

I. 乡... II. 辛...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7961 号

乡情月影

辛芸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渭南市长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850 × 1168 毫米 1/32 插页 4 字数 268 千字 印张 10.25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680-382-3/I·278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务公司质量科对换

(电话 0913-2194086 邮编 714000)

书是什么(自序)

书是什么?自小以来,一直对书有种敬畏、崇拜的心情。轮到自己也跃跃欲试地想码字成堆、积文结集,这才对于书有了另一番感悟:书是文人做的梦、开的花、结的果。犹如树的春华秋实,譬如草的生长荣枯,期间少不了一番与自然风雨的亲和与抗争,少不了日月光华的沐浴与照耀。

已经说不清在什么时候,爱上了码字,着迷于码字,虽几经变幻迷失,终是初衷难改、心意不歇。光晕柔柔的台灯下,故乡的风物人情,一片片飘曳而来,落在指端,滋润心田;繁嚣尘中,对于世相的观览,对于人生的追求,一枚枚似柔曼舒展的叶茶,漾在心中,流向桌案。得着合适的机缘,用着适合的器具,终于把一片片的情怀与爱心、乡音与乡景,捆扎成束、集合成伍,乱轧轧、密麻麻地要和我以外的众生见面了。

这是一沓乡情的纸张,这是一沓记录生活感念心得的书稿,印记着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翻新着童年的记忆,抒发着异乡的思念。乡情旅思,或许永远是文学菜谱上最引人品味的佳肴。作为文学的爱好者,故园的风情日月,熏染了我写作的愿望。从《家在柿乡》到《雕刻人生》,从《弥漫在街头巷尾的秦声秦韵》到《织机声声》,每一篇都是我对于家乡的爱、对于人生的情。

告别故乡,奔赴异乡。对于家乡人事物事的牵挂和怀恋,成为我码字的丰富源泉。心中情深,笔端意浓。从《麦歌》到《说草》,呈给读者的是一幅幅秦地特色的农家画卷;从《情寄蓝田》到《梦行延安》,传达给诸君的则是少年学子上下求索的痴迷衷情;《住

在乡下的母亲》《香草》以及《土地魂》，表露的则是渐渐长大的我对于亲人朋友深切的关爱和思念。

在而今物欲弥漫的浮华里，写作这样沾染泥土气息的文字，对自己的心灵是一种宁静和慰藉，双耳聆听的是一种心灵的乐哨，心中吹奏的是人性的曲调。作为读者来看这些文字，会是什么呢？首先希望带给您的是一种远离喧嚣的宁静，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对话，从《味独》《菊隐》《司马如风》和《洗衣传奇》诸篇目，或许可品其一味、观其一角。

世事变迁，传媒更新。纸质的点点滴滴也正在淡化或者转型。书籍似乎也走过了最为辉煌的一段。书写在纸媒的冬天，心里有寒凉，但也有另外的慰藉和思考。当今，书或者书籍，是比较冷清的一门把戏，不光要的人没多大心劲，看的客似乎也没多少热情。在各个大大小小的书店里，各种面目光怪陆离的名称叫做书的东西，在书架上站个琳琅满目、在书库里堆成书山字海。

林林总总的出版商、形形色色的书籍经销商，彼此是不以书的内涵为标尺的。对于他们，衡量的准则只有一个：那便是孔方兄的分量。这一个法则是否古已有之？或许只是在世事的变迁中才有了偏离和改变？无从知晓。但知道一点：眼下，在最该受书之慧引导的花季少年手中，成天捧的是最质木无文的纸张。在种种无奈的缱绻里，对于美的感悟，对于生的体味，多少有些滑落；在负重爬坡的中年人心中，被世俗之剑刺中的心灵，日日泛滥着浮躁、喧哗、懵懂和骄纵。什么时候我们才不需要书来指引？岁月风雨的磨砺、人生浮沉的变幻，什么时候自己可以成长为一本书呢？谁是世相真正的甄别者？谁是人间事的见证和盘点者？

如果抛弃了书，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是谁，在我们的心田撒下颗颗粗鄙的沙砾？是谁，销蚀了如金的光阴，却并未给我们应有的岁月馈赠。现代人的浮躁，物质文明的丰盛，挤占着我们逼仄的精神空间。远古与今天的接壤，民族与世界的交融，多元价值趋向

的冲撞,理想和现实的反差,都使我们承受着一种更为深切的裂变。抚平了的只是肌肤之痛伤,留下的却是烙刻在骨髓间的心灵印记。

时常于迷茫无聊中,在夜阑风清里,想沉淀自己、宁静自我,荡漾在内心深处的,竟然是来自人性的知悟,流淌在耳际的,却是那从远古传来的朗朗书声,交错于迷茫眼际的,恰便是天地造化的博大浑厚。这一切,如果不凭借书的指引和开悟,是无法企及的。书,实在是引领我廓清心灵、迷雾、跋涉自然之美的良师益友、恳诚向导。

我知道:在浩瀚的书海里,并不总是每一口海水都会启迪我们的灵智;在茫茫的人之智慧的结晶里,却总有一块是我们欣喜相遇的宝石。无论是古远的语言珠玑,抑或是中兴时的璀璨夺目,或者是现代的心灵鸡汤,对于悉心遴选者,可以汲取的汁液是无比丰富的。作为我自己,如果没有书的温暖,没有书的指导,没有书的梦想与成就,将是永远的泥土一抔、顽石一块、山妹子一个了。感谢书,感谢那些启迪了我们人生的书之作者!

在逐渐长大的心对于梦的追逐中,利用自己的闲暇,以对于文字的钟情和人生的品味,积累这样一些东西,是辛苦的,更是愉悦的。唯一期盼的是,也会带给读者一点心的交流。对我自己,权且以为是在人生之旅上捡了块砖头,做个行路的记号,警醒自己:生命,曾经是一棵树,在春季的时候发过芽、夏天开过花、秋天结过果子,当然,冬天接受的则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无悔和从容了。至于此书问世后,自己会不会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稳健、更长久、更深远些,则是明天的明天的事了,可以去做,不大去想。因为人生情趣的变数实在大,书的诱惑是纸媒时代明媚的梦,对于日益现代的传媒来说,这后面的梦会是怎样的呢?

行到水穷则登陆,意犹未尽话结尾。最后,对于在本书酝酿、生产过程中给予慷慨帮助的各路朋友,表示深深谢意!其实要说

乡情月影

的岂止是感谢？在书事运作过程中，红尘百相、多情人间的种种温馨，已经深深地融入在我的血液里、随着日升月落一起沉入岁月的年轮当中了。很庆幸逶迤走来，捡拾到了珍珠般的友情。和这些人生路上的珍珠相伴，沿途都是风景，很美很美……

辛 芸

2006 年春日

总

目录



书是什么(自序) 1

第一卷 乡音在耳 1

第二卷 情思随风 75

第三卷 月华如水 155

第四卷 人生鸿影 237

行走在文字间(跋) ... 305



第一卷 乡音在耳

乡音三声		1
又逢桐花飘紫时		4
种植之乐趣		7
麦歌		10
说草		15
陶土絮语		20
祈雨的记忆		24
素描洽川		27
捡地软儿		31
红薯·玉米·老南瓜		35
碧沉西瓜的夏日风情		43
走进农家		46
纳凉的故事		50
扇子的变迁		53
秦声秦韵		56
雕刻人生		61
家在柿乡		65
故乡鼓韵		69
在异乡的天空下		71

【卷首语】

人在异乡，心向故乡。
挥手告别之后，故乡的音容一日日在思念中明晰……

乡音三声

· 辞 家 ·

正是该辞家的年龄。

暮春。清晨。山坳里昨夜落过雨，满目浓雾如织，牵衣拦衫，我走不出她浓雾似水的氛围。回首青湛湛的大山，用浮云用流雾作掩盖离别的面纱，洁白如素，覆在她的额际，只留一点缥缈、隐隐的山形，送她的游子到外面的世界去。

第一次辞家，第一次体味这溢怀的愁绪。昨日勃勃外游的雄心，化为一泓微荡的涟漪，圈圈是一种异样的离愁。

我要落泪。路旁草叶上的水雾早已化作露珠潏潏而下，晶莹剔透。不容我再有多情的表示。仰头道边树木上，是鲜亮柔嫩的新叶。它们知道春到了。

春到了，就该跃上枝头，做一番春的耕耘。并非全为秋实，这是叶的命运。人生如叶。我不再缠绵不再惆怅。

浓雾渐隐渐失，群山连成苍茫的一片，如水墨画，万壑黛色。它们都收起了眷恋，用坚毅的容颜为我送行。

乡音在耳

无须再频频回头。大山已经给了我磐石般的性格；她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装点我这人生之途的行旅者了。

山外是一个偌大的世界。我似乎已听到它热切的召唤。即使它不召唤，我也要投入它的怀抱。

——正是该辞家的年龄。

· 望 乡 ·

把积久的乡情，沉沉地捧在手中，在郊外做一次刻意的抛洒。这儿有山有水有草有树，却少了些亲切。河谷里的水只是静静地流，河岸上白石磊磊如雪。

我支颐在河岸草滩，看对面如布如绸的水帘，听水流淙淙的倾诉；用双脚击打那流动的水体，想凭瞬间的感受捡回对于家乡小溪的记忆啊。

河水清清，映着阳光，水底五彩斑斓的碎石近了许多，却触摸不到，恰如飘忽的故乡的影子。水流激荡处，水花飞溅如雨，下落如露；周围一漾一漾的是翡翠的神采，绿色的水波沁人心脾。

家乡小溪水也澄清啊，偶尔会有调皮的鱼儿跃出水面，但最多的水中客却是青蛙。孟春时节，溪旁的静水洼里常可见到点点优雅浮游的蝌蚪，星星墨色，织出层层碧波。

河水是一条闪光的飘带，托着团团树影筛落的光晕，到山下的水潭去，到绿油油的麦田去。

眼中的小河啊，你可连缀着我梦中的小溪？

柔草如茵，正是秋深。草木渲染给我一幅明丽的秋景：山苍山黄，万木如赭，恬静而安详，如低首忆往昔的老者，或凝思故乡的音容。

水风拂面，河流微湍，我仰卧在沙滩上，让秋阳抚平我如结的思绪，随身旁流水而去的是另一种感受。

不管身在何处,太阳始终是同一个。我对身临其境的山水有了一种至诚至真的亲情。我是大山之子溪流之子,也是太阳之子啊。

虽然,思情积久,我仍望乡,心胸却广袤如天地了。

· 回 归 ·

于殷殷期盼中,我终于可以和我的故乡拥抱了!

翻飞的车轮是多么地迟缓啊。

渐近了,久别的故里。久违了,颌首迎归的群山!

天如海色,山色如墨,简陋的村舍俨然画中几座闲散的亭阁。但就是这简陋啊,日日夜夜啃噬我稚嫩的心。

如何不想你!故乡!

归省勾出母亲眼中汪了两年的泪水,每一滴都是一个思念的故事,满含着辛酸的企盼。我不敢看她满头的白发,看那日渐稀疏额头上岁月的粼粼刻纹啊。我说了一万遍的“保重,妈妈”,化解不了转瞬又即的离情。母爱浓深似海,短暂的决口倾流不尽那爱的海洋。

然而我仍只能说,“保重,妈妈”。

我似乎已分明觉得:我已不再属于故乡的山溪了。人在旅途,山外是我的天地。

我是故乡的客子。远处,另有一丝莫名的情感牵着。

仅仅两年的光阴哦,就使故乡不再是清纯纯的故乡了啊。拳拳的归心,如今只因返乡的轻轻一触,久织的相思之网就被撞破,另有挽弓者要寻觅这似箭的归心了。

从此,归宿不再是一个。还有一个——山外的世界。

在山外的世界中,又要播种对于山乡的思念。

又逢桐花飘紫时

清明过后的天气里刚刚透出些暖意，酝酿了一个冬天的桐花就热热闹闹地开放了。楼前屋后、路旁塘畔，到处是粉紫色的桐花身影，街头巷尾飘散的也是淡淡的桐花香甜，把整个小城笼罩在紫色的云霞之中，给人一种清美的感觉。

忆起春日的故里，逢集会时，小镇上到处是簇簇修直的新桐，裸露着土黄色的根系，一抱一抱地傍了临街人家的院墙或屋檐，斜斜地站着，等候着植树人的挑选。那青绿的树身上，布满了白色的星星斑点。对称地生长于树木两侧的如伞叶儿，早于去年的秋气里脱落了，只留下圆圆叶柄的痕迹，像极了一对对的眼睛，在热切地盼望着回归泥土。赶到被人买去了、扛回了、栽下了，生命似乎才有了归宿，于是不拘土壤的贫瘠和丰厚，便努力地生长起来，孕育花朵。

在每个春天里，在每一片原野上，远远地望去，衬着蓝天坐落于土地上的一个个村子，桐花弥漫，像是一篇篇紫气氤氲的童话，发散着浅浅的乡土气。秋风袭来时，黄叶飘飞，由紫花儿衍生的一串串桐子，也开始洒落大地。侥幸有一些“抓”得牢靠的，整个寒冬里便悬挂在枝头，在暖阳里渐渐风干，成为对时光的记忆。

在我模糊的记忆相册里，至今仍然深藏着家乡父老栽植梧桐树的片段。

应该是春日的午后吧，三三两两赶集归来的大人们，肩扛着几根相看好的新桐，在房前屋后的疏阔处，择一个合适的地方，深挖了坑，将挺直的梧桐树栽种下去、浇上水，就等着树芽儿往外长。

在新宅基地里栽植树木就更有意思些：这儿往往由于没有“资

历颇丰”的老树们而显得地域辽阔,可以不受限制地挖坑布局,亭亭如竹的梧桐树一般便就成排地栽种。

事实上,梧桐(也叫泡桐)是家乡最为常见和普通的一个树种。在故园较为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它有着罕见的旺盛生命力。

无论是干旱或是雨涝,无论是酷暑或是严寒,它都极为沉静地生长着:春日里开花发芽,夏日里浓阴婆娑,秋天里则叶黄籽落,冬日里又枝丫纵横。它在开花时往往会与不期而至的倒春寒交锋,生长时常常遭逢烈日的炙烤、秋气的萧瑟、冬寒的无情,但这一切却并不能使它畏遁。

在贫瘠的黄土地上,梧桐树旺盛的生命还在它的蘖生力。

不拘是什么地方的老树被砍了,第二年,在周围都会有小小的幼芽穿土而出,“遍地开花”;如果没有人为的“阻挠”,最终会蔓延成一片小小的桐林呢。我至今还记得村上培育桐苗的情景:只把一条条湿意漉漉的老桐根儿掘来,斩成尺许,一节节埋入肥沃的苗床里。及至初夏,一株株的幼苗已经齐簇簇地长出了,高者可达两丈开外,低者亦可身高过人;到秋季叶落树出之时,苗圃已是亭亭玉立的满林新桐了。浓阴遮天蔽日的桐林,往往成为农家孩子嬉戏的乐园:割草斗蛐蛐、揪了桐叶当草帽等种种事儿,使孩子们分外开心。

在我偏爱的眼光里,梧桐树的身影是最美的。

新桐的挺拔秀直自不必说,赶到长大一些要“节外生枝”了,它也是对称着长起来,“桐叶如举”,犹如华盖,给人们送去夏日的清凉。它发达的根系在地层的深处汲取着营养和水分,青绿的树身逐渐在岁月的淘沥中变成了苍茫的蓝色,却仍然努力着,给人一种包容和力量。

它不光有美的体魄,在故乡,人们往往依赖最多的是梧桐树的成材。“十年树木”应该是对它而言了,一株新桐,数载岁月流过,其形体的健壮绝对是沧桑如栋梁了。然而,由于索取的少与贫乏,

乡音在耳

梧桐的材质是轻而脆的，无法堪当负载之用，只是尽力地去做好“辅木”之功，被匠人们用来打造箱、柜之类，但它依然无怨无悔。

我曾经看见一棵被砍伐的老梧桐，树根被锯断了，树冠被刀斧戮去了，于倒地横卧之际，还努力地在躯体之中长着新叶，其情形持续数月有余。我不知道在那悲凉的树体里，蕴藏着一颗什么样的雄心，纵使失去生命，却仍然昭示绿色，寻找阳光。

其实，对于草根一族的众生来说，只要有了阳光的沐浴和清风的吹拂，即使做不了栋梁之木，只成长为一株坚强而美丽的梧桐，又有什么不好呢？

种植之乐趣

我觉得自己遥远的祖先里一定有一位种植的高手,因为我的生活情趣里充满着浓浓的对于种植的幻想。农谚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些种植之乐在我儿时都曾亲历过。

一场春雨落过,空气中到处是勃勃的生机。放学归来的农家孩子,常会瞒了大人,从别处讨来几棵花草种子,悄悄地撒进土里,天天都盼望着:小种子是否顶破了壳、是否发了芽、是否穿了土?因为想着给大人们一个惊喜,故意不去说破种植的真相,常常也有出了土的花草被大人们“误伤”的情形,难免一番伤心叹气。但多半时候,忙碌的父母根本顾不上孩子的小秘密,等到发现,小花草已经摇曳生姿了。

有一年,我做过一项特大的“工程”:在母亲的指导下、给前院种了牵牛花,后院则种了小金瓜。赶到盛夏时节,牵牛花绿绿地罩满了门庭的墙壁,紫色、喇叭状的花儿星星点点,缀在藤蔓上,像是一铺极厚重的花毡贴在墙上。穿过堂屋、厦房进入后院,则是满架黄黄白白的小金瓜,三三两两在枝叶间垂下来。这小金瓜啊,色泽深浅各异,形状大小有别,最为有趣的是:它的样子像是一只浑圆的“鼎”,上部是金色的鼎身,大大地罩着,下边则是白色的鼎足了,或四或五,数目不等。因为得着充足的水肥,它这一季的生长简直有些“势不可遏”,除了供给自己家用,母亲还把多余的摘了送给邻居、亲戚。

这种丰收的喜悦给了我极大地乐趣,使我觉到了土地和种植的可钦敬,并且把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融在了我的血液里,以致尽管身处小城,在“耕者无其田”的虚无状态下,依然迷恋着种植的